

一路开花

我的父亲在流汗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有那么一位不同寻常的男孩儿。他很少与我们玩乐,只顾着安静思考问题。老师曾悄悄告诉我们,他患有严重的自闭症。当然,我不清楚自闭症是种什么疾病,只是恍惚明白,那是一种不爱说话毛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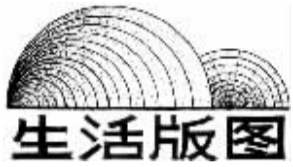
不过,他的成绩一直很是优异,这点,不得让我们心生叹服。每次考试过后,母亲总是会拿着惨白的成绩单,碎碎地指着他的名字唠叨:“这是谁家的孩子?真是懂事,老是考第一!”每每听到此话,我都忍不住暗自愤慨,到底谁才是她的孩子?

由此,我与他结下了莫名的仇怨。我以为,这先是我一人的想法,后来在一次坏学生联盟中,我才发现,原来在这个小小的校园内,他竟无缘无故地结下了那么多仇家。我们盘算着,要好好报复他一下。当然,我们是很有计划性的。譬如,在行动之前,派



叶延滨

马场的诗社



这是久远的事情了,似乎早忘记了,只是因为报纸上关于救护一个婴儿的报道,唤起了这一段回忆。那是30年前的事情,我和200名在延安插队的知识青年,被招到延安以南富县深山里的“延安军马场”当农场工人。这个马场位于富县县城以西30多公里的深山,原先叫任家台林场,1971年被部队接收变成军马场,山大沟深,树茂林密,在黄土高原是一片罕见的林区。我在马场一大队的干沟二连当了半年农工,调到场部当上了供应科的保管员。场部多是从山丹军马场调来的老职工,从延安抽上来的知青只有几个人,供应科除了我当保管员,还有两个外交部的子弟当会计,一个是小刘,父亲原是在香港工作的高级干部,“文革”中被秘密逮捕,杳无音讯。小刘还保留着一些照片,香港半山豪宅,一身打扮如资本家的“少爷”,当时我就这么想。另一个是小蔡,父亲是外交部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头头,据说全中国的好厨师都归他爹管,只不过也靠边站了,否则小蔡不会当马倌来呀。此外,场部办公室还有两个北京女知青,他们先从北京到山丹军马场,从那边调过来,长得也可以,对我们这些延安土八路不爱搭理,所以,供应科就成了连队延安插队知青到场部时落脚的据点了。

聚到一起,没有饭局,但有酒有烟。烟是集体凑成袋,攒的,汽车司机、拖拉机驾驶员等材料时,都要递上一支烟,接过来,往笔筒里一丢,一天就半筒。酒是场部加工队自酿的谷峪酒,每天酿出的新酒入库时,哥们儿从门口经过,喊一嗓子:“热的!”用茶杯舀上半杯,这是常事。有朋自连队来,香烟管够,烧酒伺候,漫天海聊,也真快活。酒加上烟再加上青春二十的几个小伙子,聊到后来,就唱《三套车》、《红梅花儿开》,天天如此,也没劲。五连有个“眼镜”一次说:“我写诗,念给你们听听?好吗?”这人的诗写得真好,至少那时我认为好,文词结,酸溜溜,情绵绵,听了心痒痒。小刘笑了:“眼镜,哪儿抄的吧?”“眼镜急了:“哪

来抄呀?以前有人当过知青吗?我这叫创作,懂吗您?”经过轮番审问,并以断烟停酒相威胁,眼镜交代他有几本禁书。“下次带来!”马场实行的是大礼拜,十天才有一天休息,十天

后,眼镜来了,神秘地从书包里掏出几本又破又黄的书来:“别让人看见了,了不得,封资修!”可不是吗?《花间集》、《西厢记》,还有普希金的《歌根·奥涅金》和其它一些小诗集。我只记住了这三本书,因为这三本书最受欢迎。一下子,大家都写起情诗来了,我没有写,那时,我的兴趣不在诗歌,而且也没有人需要我的情诗。我记得,每次小刘都认真地调侃这些“情诗圣手”们,嘴上叼着一只大头烟斗。我看着小刘想,“这个烟斗大概就是资本主义的香港留给他最后一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可惜烟斗里装的是贫下中农抽的蓝花烟。”在这个“诗社”存在期间,我只写过一首诗,应该说改写过一首诗,就是长诗《歌根·奥涅金》里,达吉雅娜给奥涅金的那封信。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动人,但这封信译得没文采,便动手重写了一遍。

记得是在冬天,当时,马场的场部也发生了一件中国式的爱情悲剧:场部一个司机,和家乡的一个姑娘恋爱,并且让姑娘怀上了一个孩子。这个女人离开家乡来到马场,想在这里弄掉这个孩子。这女人长得高头大马,天天在球场打球,又蹦又跳又躲又跑,那孩子就是不出来。最后,孩子还是足月生出来了,孩子降生那天,当父亲的司机出车到西安去拉货去了。天降大雪,四野茫茫,那女人自己给自己接生,用布包上孩子,爬上场部后面的山坡,在半山腰刨了个坑,把那刚出生的婴儿埋了。当地从山坡走下来,被邻居发现了,在人们的追问下,她只是放声大哭。于是,一群人寻着她留下的脚印,上了山,扒开土堆,在冰雪里埋了一个多小时的婴儿,居然还有口气!婴儿被送进了场部医院抢救。消息传开,想要这孩子的人多得在救护车外排起了队:“这孩子命大,好养活!”“是个男孩!”“一个钟头都冻不死,神了!”故事最后是中国式的喜剧——出差回来的爸爸,二话不说,把母女接回了家,然后从场部开出一张结婚证,到处派送喜糖。

我吃着喜糖,用诗句重写了达吉雅娜那封信和《歌根·奥涅金》部分长诗。我从来没把这件事当做我创作的开始,这件事后不久,延安军马场撤消了,喜糖和诗社也都像那年的雪,悄然消失了。

郑耀辉

王太学的郭沫若情结

王太学,原是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年届六旬,六年半退休。有谁会相信,这位生在东北,长在东北的汉子,会对出生于四川的文坛大师郭沫若情有独钟,并结下了不解之缘。多年来,他潜心于对郭老艺术成就的研究,并在他的积极努力倡导下,成立了抚顺市郭沫若艺术研究会。他为传播、研究郭沫若艺术,培养书法人才巧搭平台,倾注了许多心血与汗水。

次,他来到吉林省长春市。当饭店老板听说他是为收集郭沫若的书籍、题字而来时,甚为感动,不仅免费为其提供便利,还叫厨师做了几道可口的饭菜。两人对饮,滔滔不绝地畅谈郭沫若的艺术成就,真是他乡遇故知啊。

王太学说,郭老的文化艺术是中华民族之宝贵财富,是国之瑰宝。虽说他老人家不在了,但艺术是永恒的,无限的,我们要使之发扬光大。为此,在他的积极倡导下,抚顺这个坐落于东北的内陆城市于2007年10月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郭沫若艺术研究会。他经常组织大家开展各类活动,进行学术交流,举办讲座,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艺术、书法爱好者的加入,该会成立一年多来,已相继有上千人成了会员,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有军人,有学生,有工人,有干部,也有学者;有年届八旬的老者,也有稚气未脱的少年。王太学经常撰写各类文章介绍郭沫若艺术成就,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时至今日,已出版了《走进郭沫若》、《郭沫若行草单字精选》、《郭沫若轶事》、《郭沫若题字大观》等书籍。

最经典的吆喝怕就是陆游诗中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了。想想真美,“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于唐诗宋词铺设的幽雅古典的情境中醒来,猛不听了解杨公巷里传来一串卖花声,仿佛是滴唧唧的鸟啼自林间飞来,心情好得很不能马上奔下楼去,买得一枝春花放。

风情啊。北京也有吆喝,是另一种悦耳耐听且余音绕梁的滋味了。在老舍、汪曾祺、林海音等描写老北京的小说中,包括侯宝林先生的相声段子里都有的,其声高亢嘹亮,其韵味悠长,其调合辙压韵。听听这卖西瓜的吆喝:“吃来喂弄一块尝,这冰人儿的西瓜脆沙瓤儿;三月的牙儿,船那么大的块儿,冰糖的瓢儿;八月中秋月饼的馅儿,芭蕉叶裹不走那蜜蜂在这儿错搭了窝;沙着你的口甜啊,俩大子儿一牙儿……”小小的一段唱词紧扣一个“甜”字,有夸张有比喻还有排比,听起来不仅毫无绕

弯情啊。北京也有吆喝,是另一种悦耳耐听且余音绕梁的滋味了。在老舍、汪曾祺、林海音等描写老北京的小说中,包括侯宝林先生的相声段子里都有的,其声高亢嘹亮,其韵味悠长,其调合辙压韵。听听这卖西瓜的吆喝:“吃来喂弄一块尝,这冰人儿的西瓜脆沙瓤儿;三月的牙儿,船那么大的块儿,冰糖的瓢儿;八月中秋月饼的馅儿,芭蕉叶裹不走那蜜蜂在这儿错搭了窝;沙着你的口甜啊,俩大子儿一牙儿……”小小的一段唱词紧扣一个“甜”字,有夸张有比喻还有排比,听起来不仅毫无绕

朱秀坤

那时的吆喝

舌”味之感,反觉生动有趣,俏皮幽默。加之卖瓜人带着身段的连吆喝带比划,北京方言特有的儿化音,九曲十八回的转折之后还能拉长了腔调,翻上俩跟头,嘿!你还别说,京腔京韵原汁原味的吆喝,真是好听,好听得不得了!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繁荣,越来越多的超市、大卖场已经替代了过去的沿街叫卖,那些慢条斯理又多姿多采的吆喝也就成了明日黄花,日渐式微了。倒是有一些有识之士还惦记着反映昔日生活的吆喝,认为那是人类的口头智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呼吁着要

人好好地打探了一下他家庭背景。万一,他的父亲或是母亲就在学校教书的话,我们便不敢轻举妄动了。排除这个可能的话,计划就可顺利进行。

调查结果显示,不详,没有人知道他的父母是做什么的,位于何处,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潜在的威胁。没有人愿意做带头羊。

这个原本轰轰烈烈的报复计划,就这般悄无声息的无疾而终了。很多天后,老师布置了一项任务——上交最让你感动的一句话。

很多人从书上抄了。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用精美的作业本,从《全国优秀作文选》上工整整整地抄了一大段。

他没有抄,看得出来。他交的是张纸条。几乎每个同学都因他纸条上的内容疯狂发

笑。他说,我的父亲在流汗。

我站在讲台上,晃悠着他的纸条说,我们大家都来改一个吧,你改个我的父亲在小便!我改个我的父亲在要饭!哈哈,押韵又工整。最后,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一向性格温和,寡言少语的他,第一次发了火。

教室里,鸦雀无声。他步过过道,将被众人扯碎的纸片拾检起来,一言不发。我永远记得那个忧伤的神情,像一朵在春天凋零的山花。

那段不知所云的话,竟然得了最高分!几乎所有人都愤怒了,为老师的不公而呐喊,他没有做任何解释。老师亦没有。

很多个日夜后,我从一所三流大学毕业,因苦寻找不到工作,不得不跟随舅舅到工地干苦力。汗流浹背的生活让我对童年的悠闲

无比向往。我时刻追忆,年幼的时光。

烈日下。搬着砖块的舅舅含泪说,小弟老是不吃早餐,给他的零花钱也舍不得用,舅妈每次洗衣服,都能从他的口袋里搜出叠放齐整的钱来。我问,干嘛不吃,这可是一个好习惯啊!舅舅你得督促他,他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呢!

爸料,舅舅却哽咽了,说小弟说了,他挣钱不容易,花着心疼。顿时,在一旁搅拌砂浆的我,想起了多年前的那个仇家。那句“我的父亲在流汗”。想想,当时调查不详的他的父亲,大概与我同一职业吧?也只有这类职业,才能刻骨铭心地把小弟,让他早早懂得生活的艰辛。懂得在虚度时光之时,刻刻回想那位正在天地间为你无怨无悔,默默流汗的老父亲。

宾炜

鸡同鸭讲

还没吃饭呢。”

李阿婆含笑看了我一眼,问母亲:“这是您儿子呀?”“是呀,我儿子。”“小伙子长得不错啊,真有精神!”

母亲谦虚地回答道:“哪里,跟他老头一个样,黑炭木头一根,嘴巴着嘴呢,见人不叫唤。”李阿婆呵呵笑了笑,说:“我去买菜去了,回头见。”

母亲说:“哦,好。”李阿婆一边往外走,一边回头又说:“有空到我家玩呀!”

母亲忙不迭点头:“哎,好好,有空一定去,一定去!”

李阿婆走了,母亲就转身抬腿上了楼。我跟在后面,惊讶地张着嘴巴。这两个老太太,一南一北,各说各的,本来就好像鸡和鸭讲一般,全不搭边的,可她们的交谈却又如此神异

相接,仿佛经过了我的翻译似的。

回到家,我惊喜地问母亲:“妈,你听得懂普通话了?”

“不懂。”母亲摇摇头,“一句也听不懂。”我更加惊奇了,兴奋地说:“妈,你听不懂人家说什么,可你们刚才说的话,全都说对了呢,一句也没跑题!”接着,我飞快地把两位老太太刚才的交谈复述了一遍。

母亲脸上带着笑意,轻描淡写地说:“这有什么奇怪的。”

“怎能不奇怪呀?妈,你给我说说。”

母亲说:“我看见她手里拿着菜篮,不是去买菜还能干什么?”

我一想,点点头:“这个容易说得过去,可是你怎么知道人家问你什么呢?你可不会听她的话啊!”

母亲说:“那有什么,她见我问了,怎么



所谓失望,就是你苦苦等候的兔子来了,后面却还跟着狼!

【漫画】赵春青

彭忠富

荠菜饺子

还有点马齿苋相伴左右。我一刀旋下去,刀至根断,残斯处渗出清亮的菜汁,山野的清香就立即沁入心脾。抖抖根须,用鼻子嗅嗅,那种味道无法形容。

提着篮子回家后,母亲将荠菜浸泡在水里,洗落泥沙,摘净根须,除去杂质,然后余滚水,剁碎撒盐,淋香油,拌佐料,和肉馅,令人垂涎欲滴的新鲜荠菜饺子馅就做好了。

而这时,父亲通常也擀好了饺子皮,薄薄,圆圆的,一张张沾着面粉叠放在那里。我们一家人围在大方桌边,吵吵嚷嚷地开始包饺子。母亲还会教我们背儿歌:切切菜,擀擀面,捏捏饺子捣捣蒜……母亲包饺子又快又好,揭饺子皮,用调羹填馅,蘸水,捏拢饺子皮一气呵成。而我就不行了,只能包出那种鸡冠饺子。父亲还笑着说我在做记号,肯定鸡冠饺子里肉馅多,一会儿可得睁大眼睛捞老三做的鸡冠饺子,整得我哭笑不得。

饺子放在开水锅里,连掺三次冷水,又连开三次后,就全部浮了起来。母亲早已给每个人兑好了调料,辣椒油,酱油醋,盐巴花椒面大蒜,还有白糖,一样都不能少。我轻轻地一口咬开饺子,一股荠菜的清香就溢满了整个屋子,赶紧把饺子吞下去,觉得我直伸脖子,还得在胸前抹几下,才觉得舒服点。父亲通常会用筷子一敲碗边,生气地说:“你急什么,饺子还多,看你那吃相,丑死人了!”我不敢还嘴,谁让母亲做的荠菜饺子好吃呢。

现在,我们居然连包饺子的过程也省略了,包饺子也实现了工业化生产。过年回家,老屋后面的井坎不在了,全部填在了大井里,现在成了庄稼地。我不知道,现在应该带女儿到哪里去挖荠菜,而小时候母亲给我做的荠菜肉馅饺子,也只能存留在记忆深处了。

内的野菜同样的纯净,仿佛还滴着清晨的露珠,那一刻我简直疑惑,她们就是江南的化身,她们才是最美的江南。

在我家附近的后街上,也还有吆喝。不是儿时听到的换糖修伞补锅箍桶或磨剪子磨菜刀,惯常是叫卖萝卜青菜,回收废铜烂铁酒瓶旧书报纸,卖大米卖鸡蛋灌汤水气。端午前后便是卖粽卖糯米,盛夏时候自然是卖西瓜卖香瓜,秋后则是卖玉米卖毛豆。腊月又是卖葱卖白菜了。谁说城里不知季节变换,我几乎可以从这吆喝声里感受到时序的更替。但我还是喜欢儿时听到的那些节奏的纯粹的吆喝声,从中几乎可以感受到那时人们的从容与认真,进而想起从前简单自足、悠然自得的人与事。只是那时的吆喝就像那时的人情,更像枝头扑噜噜飞走的鸟儿,一闪身就过去了。

那有情有调、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的吆喝声啊!

帅琳

人生如零

每个人就像是穿越宁静夜空的一颗流星,悄悄而来,匆匆而去。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后的二三十年里,子女及亲朋好友会时常想起我们;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后的四五十年里,子孙会偶尔提起我们;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一百年后,不太可能会再有人记得我们。我们连同我们的喜、怒、哀、乐、荣、辱、得、失一并彻底地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犹如智者所说:人生如零!即使是那些被千秋万代载入史册的人们其实早就被粉饰成了一个一个的历史符号,远非活生生的真实的本人。

人生如零,绝不能成为我们自暴自弃的理由,相反,我们可以因此活得更从容、更豁达、更勇敢、更豪放、更实在、更自然。

人生如零,这个零也如阿拉伯数字中的“0”,它是一个圆圈,虽然都是一个圆,但可以有不同的半径。心有多大,志有多高,脚步有多踏实,半径就有多大。

人生如零,这个零还像一个气球,气球吹的大,世界会变得很拥挤,球与球之间容易产生摩擦,要是不切实际地给气球充气,球很快就会被破裂。调节气球大小的是欲望。

人生如零,这个零又像一片树叶,树叶的形态各异,使得世界千姿百态,荣枯共存,树叶只有吸足了营养,才能展现最美丽动人的本色,美丽自己、美丽人间,吸取营养的方法是学习。

裴胜辉

流动的思绪

人的思绪承载着大海的娇美与深沉时而浩荡与风飘洒着百态千姿的浪花时而宁静与沙搭建起平和稳固的世界

人的思绪涌动着小溪的千回与百转在山川林海中徜徉嬉戏诉说雪雨雷电对大地的深情厚谊

人的思绪亲吻着河水的清激与凉爽掬一捧清凉与甘甜慰藉那些善良与友爱的心灵

人的思绪辐射着阳光的温暖与和煦照亮黑暗扫除阴霾点燃奋起的豪情与多彩的希望

人的思绪寄托着月光的皎洁与相思穿透夜空牵引苍穹播撒一个又一个浪漫与神奇的传说

人的思绪积淀起世代地球公民的世纪梦想催大地吐绿春雨逢时秋果满地盼子孙万代衣食丰衣

人的思绪很清地很甜美脱去岁月打磨的印记像顺意的新娘装扮起华丽的嫁衣

人的思绪历经千锤百炼老成持重从心所欲在纷繁的人海中不迷失自己

人的思绪是一种情缘一个梦幻一端连接遥远的过去一端托起现实的自己